

足本
句讀

經義述聞

上海文瑞樓印行
退密署



易上

經義述聞第十目錄

高郵王引之

儀禮七十四條

閨西閨外

旅占

主人戒賓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純衣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烏冪

孝友時格

納采用鴈

衽裼

布席于奧

必穀全

三族之不虞

勛帥以敬先妣之嗣

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

至下

若君賜之食

則曰寡君之老

宅者

羹定

篚下

公如大夫入

服鄉服

先生君子

縮雷

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三耦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

二大夫媵爵如初

為大燭

賓為苟敬

栗階

度尺而午

相復

及期夕幣

遂以入竟

志趨

舍息

禽羞倣獻比歸大禮之日

至再拜

賓栗階升

匹馬卓上

異姓小邦

右縫

公士

櫛筭

纒緇約純

用二鬲

鱠鮒

衆人

竹籩蓋

著用荼

璣矢

右取肝

沐浴不櫛

降階還

晉淖

始虞祝辭謫文

三虞

卒哭

他用剛曰

尸俎所俎皆有肩臂

孝子某

薦此常事

乃杞

兩鉶芼

祝命接祭

爾黍稷

拜

西南

今文淳作激

主人拜送

迎尸

其胥體儀也

膳辯

經義述聞第十

高郵王引之

儀禮七十四條

闔西闔外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鄭注闔門板闔也。疏曰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闔。門限與闔為一也。引之謹案闔闔也。非闔也。闔門限也。非闔也。爾雅扶謂之闔。郭注曰門限。檠謂之闔。郭注曰門闔。說文闔作柵。曰柵門檠也。檠門柵也。闔門柵也。柵限也。柵與檠同廣雅說門闔曰限謂之丞。扶。砮。砌也。說門闔曰檠。機闔。朱也。朱亦與闔同。是闔與闔不同物。不得以闔為闔也。曲禮之闔。正指闔言之。

鄭彼注曰柵門限也。亦誤以為闔矣。

王肅家語本命篇注。九晷逸周書作維。篇注及衆經音義二引三蒼竝曰闔門限也。誤與

鄭同。又鄭風手篇箋曰。振門柵上木近邊者。李巡注爾雅釋宮曰。振謂柵上兩傍木。亦誤以柵為門限。

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庫車。

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索

隱曰柵門限也。案柵門板也。柵居門中而短。

玉藻正義曰。闔謂門之中央所堅短木也。車入里門。則軸

過其上。板高。故車不得不高。若增高門限。則輪不能過。雖高其車。無益也。索隱之

說義不可通。初學記人部引蔡邕短人賦曰。木門闔兮梁上柱。視短人兮形如許。

闔為門中之板。直立而短。故短人似之。若門限橫亘。不與人相似矣。史記馮唐傳。

閭以內者。寡人制之。閭以外者。將軍制之。漢書閭作闐。韋昭注曰。門中樞為闐。此閭闐同物之明證。史記正義以閭為門限。則與闐殊物。何以漢書作闐邪。縶通作厥。閭通作困。晏子春秋雜篇。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荀子大略篇。作井里之厥。井里之厥。謂里門之闐以石為之者。故和璧出於其中。古者應門之閭。或以黑石為之。遼周書作維篇。應門庫臺元為黑石。元閭。孔注以今京師城門。巷門中央豎短石。古之遺法也。據晏子作困。荀子作厥。即閭樞之借字。則閭之為門樞而非門限甚明。當以說文廣雅及爾雅注為正。不當如鄭說也。漢書王莽傳。思不出乎閭。顏注曰。閭。門樞也。則是以閭為闐矣。尤誤。江氏慎修儀禮釋宮。增注不能辨正。反以爾雅注為非。疏矣。

旅占

旅占。鄭注曰。旅。眾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引之謹案。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見士喪禮。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筮者還東面。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為始也。燕禮。小臣請膝爵者。公命長。注曰。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又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曰。長者尊先而卑後。公食大夫禮。大夫長盥。注曰。長以長幼也。少牢饋食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批。注曰。長批者。長賓先次賓後也。昭十三年左傳。使五人齊而長入拜。杜注曰。從長幼以次拜。並與長占同義。管子八觀篇。齒長轉腰。尹知章注曰。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眾賓又以次序相酬。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旅占。猶

言旅酬旅酌耳。古文旅作臚。臚亦序也。爾雅曰。臚叙也。臚與旅同。叙與序同。

主人戒賓

主人戒賓。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疏曰。論主人筮曰。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又乃宿賓。注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眾賓或悉來或否。疏曰。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者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即上文戒賓之中。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不更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為眾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眾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引之謹按。鄭賈之意。戒賓時廣戒眾賓。而正賓與贊冠者亦在其中。既筮而宿賓。則惟宿正賓與贊冠者而眾賓不與。蓋以戒賓之後。猶須筮賓。則方其未筮之時。尚未知誰為正賓。故以為廣戒眾賓也。今案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鄭注宿戒尸曰。重所用為尸者。是少牢未筮尸之時。已有將以為尸之人。主人先戒之以明慎重之意。則冠禮未筮賓之時。亦得有將以為賓之人。主人先戒之以重

冠事明矣。主人所戒之賓。即所筮之賓。猶少牢所戒之尸。即所筮之尸。不得以筮賓為筮冠子者。而以戒賓為戒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又兼指衆賓。無是理也。下文自夙興以下。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為類凡七。絕無所謂衆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下文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教之。謂若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加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也。惟冠子者。乃有教之之語。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共事。謂若三加與醴與字之也。惟冠子者。始執其事。主人戒賓與賓對之詞。皆指冠子而言。而無一語及於觀禮。豈得謂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乎。鄭君徒以筮賓之前。不當先知有賓而戒之。而以為廣戒僚友。則何以解於少牢筮尸之前。先有尸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為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知者。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改筮。則所宿之賓。非其所戒。不改。則所宿即所戒之賓。經但言其不改者耳。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鄭注告

兄弟及有司曰。擯者告也。注告事畢曰。宗人告也。疏曰。必知擯者告也。上擯者請期。此即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引之謹案。如鄭注。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告者兩易其人。則經當有以別之。不得隱其告之之人。而但曰告也。且下始云。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則告兄弟及有司。非擯者明矣。上文筮曰。宗人告事畢。而此不言宗人。則亦非宗人告矣。反復文義。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蓋皆宰告之。不言宰者。承上宰告而省其文。士喪禮。宗人還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告于主婦。告于異爵者。皆宗人告也。而不言宗人。亦承上宗人告于涖下而省其文也。

純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曰。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士昏禮。純衣纁紱。鄭亦以為絲衣。家大人曰。純。當讀黶。說文。黶。黃濁黷也。廣雅。黶。黑也。廣韻。黶。黃黑色也。黶與純聲義相近。古字可通。爵弁服固以絲為之。然士冠禮之純衣。與纁裳連文。則義主於色而不主於絲。士昏禮之純衣。纁紱亦猶是也。若訓純為絲。則於文不類矣。史記五帝紀亦曰。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周官禮

記多謂黑色為純。詳見周官純帛下。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引之謹案。鄉大夫之鄉。賈疏作鄉。冠義孔疏亦作鄉。陸德明禮記釋文則作鄉。音香。劉廣文端臨從賈孔作鄉。段大令茂堂張觀察古愚顧文學千里從陸作鄉。今臚列其說於左而加注以辨之。

劉曰。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即石經亦然。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鄉大夫。作鄉誤也。鄉大夫。謂見為鄉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為鄉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偏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案宋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既冠莫摯于君。遂以摯見卿大夫。其字正作卿。則

韋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大夫。不作鄉。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

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

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据此。知賈所見

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

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段曰。鄉大

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闕以下州

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闕公下闕士也。案鄉大夫

乃官名非爵名不得一則本鄉之仕為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闕公士也案此說無

據鄉射禮注曰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之人仕至大夫者謂之又曰鄉先

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案此鄉大夫亦當作卿大夫士冠禮注所謂鄉先生鄉中老

傳寫者卿誤為鄉耳亦猶士冠禮注之卿大夫鍾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

人仕至大夫者案鄉射禮注鄉大夫乃傳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案教繼

說非也云鄉大夫之異爵者也臆說不足據段用其意而為此每鄉卿一人亦即大夫

之一也案此亦用教氏主治一鄉之說然教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或云即主

並用不自相刺謬乎且經義果如此則注當云卿大夫官名每鄉卿一鄭於禮禮

人或云鄉大夫同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文義乃明何得無一語注釋

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

為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

為鄉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案卿大夫若作卿大夫則文在鄉先生之前鄭

云同鄉云鄉中乎至鄉先生而始釋卿字則上文卿大夫之不作卿明矣又案卿

大夫人所共曉故鄭不注若作卿大夫則不得無注矣何以儀禮禮記注皆不擇

此三字乎段雖曲為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浹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

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也如賈孔作卿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

與案古者無大夫冠禮趙文子所行即士冠禮也徧見六卿見於國語不得云不

可全見晉有六卿猶且全見其餘諸侯則大國三卿小國二卿人數無多何不

經義述聞卷十

四

此為計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可全見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案韋昭晉語注引禮作卿大夫又曰宋明道本晉

語注遂以摯見卿大夫當作卿大夫先生。案俗本作卿大夫先生此元以後人所

偏見六卿也不得從誤作卿大夫且卿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

中仕至卿大夫者鄉先生同一鄉中當仕為卿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

案儀禮鄭注未嘗云卿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必皆云鄉者謂

同一鄉。案卿大夫在朝者冠者皆見之先生則惟在本鄉者見之故先生獨稱卿

不可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卿大夫誤。案賈孔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案陸

本作音韋云卿大夫先生省下鄉字正可見韋所據作卿大夫也。案此為俗本所

作卿亦無先生二字張曰卿大夫者鄉人之在朝為大夫者也。案此沿段諸侯

之上大夫卿故言大夫而闕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為大夫者但致仕

耳故鄭注就下句為解。案上句卿大夫何以不解儀禮禮以上經已見卿大夫其

人自明。案上經如作卿大夫則必當注釋若不下經不知先生何人故須明之也

儀禮士冠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也其解貫通上下而又補

說經之大夫兼卿也。案卿字即出上經非經文不言卿而鄭補之也賈疏但云經

注所謂卿大夫致仕者即承上經卿大夫言之明甚鄉射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

仕者也。以此中兼卿義具前注。故但取鄉大夫成文也。案以前注考之則鄉大夫即卿大夫之謫說見上。

即以相承之本言之。禮記冠義釋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案此陸氏之誤。不可為據。明道本國語章法引禮正作卿大夫。與經文注意皆脗合。足正釋文之誤。初學記禮部下儀引儀禮正作卿大夫。則唐時固有不誤者。不獨賈孔也。學者擇善而從可矣。

禮雖無音。決與此同。可證者一也。禮記正義。複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云。謂在朝

之鄉大夫也。案鄉乃卿之誤。在朝之卿大夫對卿大夫致仕居鄉者言之。當作卿不當作鄉。卿字尚不誤。可見沖遠所據禮記集說引正義云。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上卿字

雖誤作卿。而下卿字尚不誤。可見沖遠所據禮記集說引正義云。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上卿字

大夫。案鄉乃北宋本之誤字。疏曰。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正對卿先生注有卿大夫而無士言之。不得改卿為鄉。且疏不解卿大夫稱卿之義。則所據經文作卿

禮要義引賈疏正作卿。當從之。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經本儀禮禮記字甚完好

皆竝作鄉。案此皆因釋文然則自來不聞異說。唯俗本儀禮疏鄉誤卿。不過鈔胥

刻工因形近舛錯而已。案毛本作卿。與經文注意脗合。要義亦作卿。則儻專據之

傳會成說。始則誣賈。繼則誣鄭。不亦偵乎。案鄭賈本作卿。非誣也。顧千里校吳門黃氏北宋

本儀禮疏作鄉不作卿。已破其所專據之謫矣。案作卿者不謫。北宋本作卿則真謫矣。

局鼎

局鼎

設局鼎。鄭注曰。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說文鼎。音局。所以舉鼎也。今本作鼎。非鼎。莫狄反。所以覆鼎也。呂

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口聲。口。音局。今本作口。非口。莫狄反。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即易玉

鉉大吉也。段氏若膺注曰：今攷工記作大局七個。許所據作鼎。金部鉉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鼎。據此知儀禮古文本亦作鼎。古文以鼎密連文。今文以鉉鼎連文。鄭上字從古文。下字從今文。則鼎密連文轉寫恐其易混。故易上字為局耳。引之謹案。段說非也。說文鉉字注：易謂之鉉。禮謂之鼎。禮上當有周字。鼎字注：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正與鉉字注合。是其明證。俗本禮上脫周字。而解者遂以為儀禮。若儀禮古文果作鼎。鄭安得輒改為局乎。易作鉉。周禮作鼎。皆正字。故許君引之。若儀禮古文作局。乃鼎之偕字。已言周禮謂之鼎。不須更引儀禮矣。

孝友時格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鄭注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時是也。格至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為嘏。凡醮者不祝。釋文：嘏又作假。引之謹案：格偕字也。嘏正字也。古格同音。少牢饋食禮：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大福曰嘏。特牲饋食禮：進聽嘏。注曰：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為格。格一偕字。大福曰嘏。特牲饋食禮：進聽嘏。注曰：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為格。格一偕字。長大之福。孝友時嘏。言唯孝友之人是福也。其福久而不失。故又曰永乃保之。字正指嘏而言也。下文字辭曰：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注曰：假大也。案假亦與嘏通。

載文類聚禮部下通典禮。嘏大福也。宜之于嘏。猶言福祿宜之也。永受保之之字十六。並引作宜之于嘏。

亦指鴈而言也。前後文義正同。不當異訓。始醺曰。孝友時嘏。再醺曰。承天之祿。三醺曰。承天之慶。受福無疆。皆祝其多福之辭。鄭以為醺者不祝。非也。敖繼公儀禮集說訓格為感格。尤誤。

納采用鴈

下大夫相見以鴈

士昏禮。納采用鴈。鄭注曰。納采而用鴈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注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引之謹案。士昏禮記曰。摯不用舄。鄭注曰。摯。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舄若以鴻鴈為摯。則是舄物也。而記曰。摯不用舄。則非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膳。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鴈之時。下大夫將何以為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鴈蓋鵠也。鵠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為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索。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為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壻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鵠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鵠。鵠亦鴈之屬也。案鵠亦謂之鴈。古人奠鴈。正謂用鵠。非古用在野之鴈。而後人以鵠代之也。古者謂鵠為鴈。詳見周官膳用六牲下。

施錫

主人纁裳緇施。鄭注曰：施，謂緣。釋文：施，以豉反。又音移。士喪禮記：緇緇錫。注曰：飾裳在幅曰緇。在下曰錫。釋文：錫，他計反。劉羊豉反。羊豉以錫同緇。又：淡衣，純袂緣純邊。注曰：緣，錫也。釋文：錫，徐音以豉反。正義曰：錫，謂淡衣之下純也。即裳下緣。引之謹案：施，錫一字也。故同為裳下緣。又同音以豉反。集韻：施，裳下緣也。或作錫。敖繼公曰：緇，錫未詳。蓋未知純與緇施與錫之本同一字也。

布席于奧

滕布席于奧。釋文：無布字。朱梁補石本有。張淳儀禮識誤：李如圭儀禮集釋並從釋文。或曰：下文御布對席，與此文相當，則有布字為是。家大人曰：無布字者是也。下文御布對席，若無布字，則文不成義。此言滕席于奧，則文義已明。鄭注鄉飲酒云：席，敷席也。無庸更加布字。下文言席于者六，皆無布字。又各篇中言筵于某處者，筵上亦無布字。釋文出滕席二字，而不言本或作滕布席。周南草蟲正義引此作席于奧，是舊本皆無布字也。布字即涉下文布對席而衍。

必殽全

記：僭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家大人曰：必字在殽字上，則文義不順。必殽全，本作

穀必全。與上文行事必用昏所。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皆文同一例。疏曰云穀必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是其證。朱梁補石及各本皆作必穀全者。涉注文穀全而誤。注云穀全者不餒敗不剝傷此鄭氏約舉經文故為必字引之謹按。穀。牲體也。俎實也。士冠禮醢辭曰。肴升折俎。肴與大雅既醉箋曰。穀謂牲體是也。穀必全者謂豚之左右體全載於俎也。上文經豚合升。注曰。合左右胖升於鼎也。疏曰。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是牲體之升於鼎。已用全矣。及其升俎亦必用全。以夫婦各一胖故也。少牢饋食禮。腊一純而鼎。注曰。各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穀之全猶偕之純耳。鄭注以穀全為不餒敗不剝傷。案凡為穀者皆不當餒敗剝傷。不必昏禮而始然也。殆失之矣。

三族之不虞

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注曰。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外喪。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引之謹案。卒有外喪不測之患。則不得嫁娶矣。何以請吉日。若豫料將來。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矣。今案不無也。洪範無偏無黨。史記張釋之傳。唐傳贊引作不偏不黨。呂荊鰥寡無蓋。墨子尚賢篇引作不即無也。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則有疾。疾。無憂。謂無外喪也。三族無外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不虞。左傳之備其不虞。義三異。訓彼謂不億度。此謂無